

赛点周刊 | 重点

家庭



1. 比利时男子4×400米接力,三个人都来自波尔利家族,双胞胎兄弟凯文·波尔利和乔纳斯·波尔利以及小弟弟迪伦·波尔利。他们的姐姐奥莉娃·波尔利也是田径运动员。2. 男子十项全能冠军美国人阿什顿·伊顿和女子七项全能亚军、加拿大选手布瑞安娜·伊顿是莫斯科世锦赛上的明星夫妻。

1 为什么玩田径 传承自家庭的礼物

莫斯科世锦赛开幕前,记者就从国际田联处拿到一份参赛人数的统计表——205个会员协会派出男子选手1409名,女子1107名,创造了世锦赛历史上参赛运动员最多的纪录。进行实地采访很抓狂的一件事就是大部分选手都是难以辨认甚至闻所未闻的,不过迪巴巴这个名字几乎每个记者都听过。

“迪巴巴”这个姓氏来自埃塞俄比亚最著名的长跑家族,这次来莫斯科的是崔妮莎·迪巴巴,她的表姐是前奥运冠军德拉图·图鲁,老公塞莱希·斯海恩拿到过奥运会万米银牌。目前家里除了雅典奥运会女子万米亚军E·迪巴巴已退役外,仍有3个活跃在世界田坛,在这样的家族面前不由你不肃然起敬,引领着她来做采访的埃塞俄比亚新闻官都显得神气十足。“这次来莫斯科的只有我和妹妹(G·迪巴巴),但我知道所有人都在支持我们。”崔妮莎说,“也许长跑确实是项孤独的运动,幸好我有这样的家人,他们让我从不孤独。”不过崔妮莎还没想好如果将来有了孩子,会不会让孩子继续家族传统,因为长跑的确“太苦了”。“我知道我的孩子肯定会是个富有运动基因的人,但我们不能替他决定他要走的路,”崔妮莎说,“也许他的兴趣不在于此,或者只是想把跑步作为一个业余爱好,那也没什么不好的。”

把跑步当成一个爱好——澳大利亚人大卫·史密斯就是这样要求儿子戴恩的。世锦赛男子20公里竞走结束那天,他一个人在混合区等戴恩,所有记者都忙着采访夺牌选手时,很少人注意到这对父子在暗暗相庆。“他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级别的成人比赛,我以为他完成不了,没想到还会获第11名。”老人家兴奋地说他年轻时也参加过两次奥运会,虽然最后没能登上领奖台,但至今仍是美好回忆,所以他现在在老家昆士兰经营着一家竞走俱乐部,儿子戴恩是那个俱乐部培养出来的最有潜力的新星。

“我是因为父亲才会爱上这项运动的,”戴恩说,“说实话,竞走不像足球那样酷,但我想实现父亲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想,拿到一块世界大赛的奖牌。”不过做职业竞走选手并不是戴恩的最终选择,他表示自己可能只会把此作为业余爱好。“我还没有大学毕业,不知道要不要拿这个做全职,”戴恩说,“如果成绩特别好可能才会考虑吧。”

而像穆塔兹·巴西姆这样的天才则注定是干体育的料,因为年仅21岁的卡塔尔少年只用了短短3年就已经成了男子跳高历史上第五位跳进2米40的人,世锦赛上他和邦达连科的那场争冠较量看得人惊心动魄,虽然最终巴西姆败下阵来,但他的父亲仍然在赛后给了他最热烈的拥抱。

“其实是父亲把我带进体育这行的,”巴西姆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曾是卡塔尔著名的中长跑运动员,“我小时候常常在电视上看他比赛,那时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像他一样。”不过巴西姆跟父亲从事的项目不太一样,他先是练竞走的,后来因伤转练跳高,不承想在这个项目上天赋异禀。

也许有些传承来源的是环境,比如牙买加短跑飞人布雷克,他告诉记者自己家族史上从没诞生过任何运动员,但成长于牙买加那样的环境,短跑是每个男孩都感兴趣的项目。“你真该来牙买加的高中田径大奖赛看看,”布雷克说,“每年一届,会有大量外国星探过来,如果你表现出色,那么很快就能收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了。”布雷克自己就是从高中大奖赛走出来的明星,不过他否认短跑热潮跟政府支持有关,靠的基本是民间力量,“政府并没有政策支持过青少年项目,”布雷克说,“现在很多短跑俱乐部都是国外大学或赞助商资助的。”



男子百米决赛后,加特林独自绕场庆祝自己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此前他还主动跑去祝贺已经被人团团围住的博尔特。

2 什么人在玩 项目不酷,酷的是玩项目的人

世锦赛一共有47个单项,在混合区待上几天,哪怕没看比赛也可以比较容易分辨出每个出来的运动员大概是哪些大项的,比如个矮且奇瘦的,一般是3000米以上的长跑选手;特别高瘦且腿长的,一般是跳高项目;身材最匀称、肌肉线条最美妙的,自然是最受欢迎的短跑运动员;而如果出来一群高大壮选手,你就知道是投掷类的大力士们来了。

朱利安·洛克(左图)就是混在这群大力士之中走进记者视野的,他是澳大利亚田径队今年力推的新星,新闻官科迪·林肯告诉记者:“你肯定一眼就能认出朱利安,因为他是最酷的那个玩铁饼的。”果不其言,洛克留着摇滚明星般的长头发、大胡子,乍看过去猜不到他是个90后,也是世锦赛历史上最年轻的铁饼决赛选手,他

最后的成绩是第六,没引起太多轰动,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可是世锦赛,蛮酷的了。”

说实话,铁饼在田径家族里真不算是个有什么酷可言的项目,特别是对于洛克这样的体育全才来说,他从7岁开始就是澳大利亚体坛小明星,橄榄球、篮球、划艇、田径……拿手的项目非常多,在上中学时就已经不时有国外星探来观摩他的比赛,最后选择了没“钱途”的铁饼其实是无奈之举。“我上高中前一年在一次篮球赛里伤到了胫骨,”他说,“粉碎性骨折,医生说恐怕没法参加对抗性团体项目了,所以现在只能从事铁饼、标枪这类运动。”不过凭借着优异的铁饼成绩,洛克拿到了多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德州理工大学读了两年书后,洛克现在转去了盛产体育明星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在去年入选了澳大利亚国家队,参加了伦敦奥运会。“如果我没受伤,选择了打篮球,至少去年应该不会有机会去奥运会的。”他很现实地考虑了一下。

记者所知道的另一个很酷的人是已经退役的业余竞走选手加里·摩根,这个来自底特律某汽车公司的退休工程师代表美国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男子20公里竞走比赛,眼下他是个自由撰稿人,在莫斯科期间经常和我们一起混迹于

混采区。而为了纪念那段“光辉岁月”,摩根把“奥运会竞走参赛选手”的头衔印在了名片最顶端,底下同时还印着“马拉松协会”、“登山协会”等业余体育俱乐部会员称号,“我最喜欢的是长跑,其次是爬山,竞走嘛,我只能说成绩还可以。”摩根说,他向记者展示过肩上、腰上的各种伤疤,大多是登山所致,“竞走不是个很流行的运动,那时在美国没有多少职业选手,所以他们选了我去奥运会,不过之后我也渐渐不玩这个项目了。”

无论从人气还是观赏角度来看,铁饼和竞走也许确实不是那种很有魅力的运动,却并不妨碍洛克和摩根成为别人眼中很酷的人——摩根在退休后还独自去爬过丹佛大提顿国家公园里海拔最高的大提顿峰,他的美国同行都管他叫“疯子”。

而“胡子哥”洛克则有一支自己的校园乐队。“我们很受女孩子欢迎的,”谈起校园生活,洛克有点洋洋自得,“别以为只有橄榄球队的那些家伙有拉拉队,我在比赛和演出时也常常有姑娘来捧场。”当记者开玩笑说他会不会因为练铁饼要求形体胖而不再那么酷时,洛克扮了个鬼脸。“知道吗,这得怪你们中国人,”他故作生气,“我不是因为练铁饼变胖的,而是因为吃了太多的熊猫快餐(美国境内著名的中式快餐连锁品牌)!”

